



战场上的尖兵 建设中的英雄

· 記辽宁省复員、退伍軍人的模範事蹟 ·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戰場上的尖兵
建設中的英雄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編輯，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宮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所登记证文出字第1号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2印張·44,000字·印数：1—8,000 1958年11月第1版
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：T3090·151 定价(5)0.15元

編 者 的 話

革命殘廢軍人，復員、轉業、退伍軍人，是一只革命促進派。過去，他們英勇的站在抗日戰爭、解放戰爭、抗美援朝戰爭的最前綫；現在，他們又是貫徹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急先鋒，是技術革命、文化革命的突擊手。

本書為了滿足廣大讀者的要求，蒐集了七名革命殘廢軍人，復員、退伍軍人，在農業戰綫上的鬥爭故事。這裡有全國聞名的復員軍人麻春發；一貫保持光榮、一直向前的革命殘廢軍人模範祝耀金；不殘廢的戰士張友義；養豬能手李宗柏；抗聯戰士，技術革新者梁朝珠；敢于發明創造的土專家戴元忠；單臂英雄辛洪山。他們熱愛黨、熱愛人民、熱愛共產主義事業。因此，他們勇于克服一切困難，具有強烈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，和敢想、敢說、敢干的共產主義風格。這些可歌頌的英雄事跡，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，我們相信，英雄們的事跡與高貴品質，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，將會發揮他們的更大作用。

目 录

不褪色的紅旗..... 周树昌 (1)

社会主义的猪倌..... 宋本安 (17)

紅色战士..... 孙天鵬 (24)

詛河水倒流..... 宋本安 (34)

永不殘廢的人..... 时 中 (39)

单臂英雄辛洪山..... 时 中 (48)

敢想敢干的土专家..... 張靖邦 (54)

不褪色的紅旗

周 树 昌

穷孩子苦处多

麻春发生在一个极为貧苦的农民家里，他父亲为了全家糊口度日，不得不走出家門，忍受着痛苦去給地主扛活，麻春发一年一年的长大了，剛能帮助媽媽干点零活、揀个柴火什么的，家里总算添了个帮手，生活也就比过去稍微宽松了些，但没过几年，媽媽又生了两个小孩，春发看着小弟弟小妹妹高兴极了，可是他不知道老人的担子有多么重啊！要吃沒吃的，要穿沒穿的，大人挺个三天五日的还可以，可是小孩子可怎么办呢？要粮沒粮，要錢沒錢，向別人借吧，有錢的人家怕还不起，穷人家想借又沒有，愁的老两口成天低着頭，愁眉苦臉的連一点笑容也沒有。为了不致把孩子餓死，媽媽不知想了多少办法，也不知偷偷的掉了多少心酸的眼泪。

一天晚上，媽媽把春发叫到跟前，一边用手擦着潮湿的眼睛，一边低声的对着他說：“小春，你喜欢弟弟妹妹不？”

“喜欢！喜欢！”春发兴致勃勃的回答着媽媽的問話。可是，媽媽的心却象刀攪一样的难过，媽媽怎么能舍得让他这个剛滿十五岁的孩子去給地主扛活呢！媽媽比誰都明白，地主都是黑心腸的人，拿穷人家的孩子不当人看待！媽媽好久不能开口，心想，不能让自己的亲骨肉去活受罪，可是这个

年头又有什么出路呢？她终于咬着牙，狠着心对自己的儿子说：“小春，帮你爹去做几天工，赚点钱，过年妈给你买件新棉袄穿！”春发从小就很听话，真是个好孩子，他也知道家里吃糠咽菜，生活困难，妈妈很难过，春发舍不得离开妈妈，舍不得离开弟弟妹妹，他那两只溜圆的眼睛水汪汪的盯着妈妈，虽然春发一句话也没说，可是，妈妈比谁都清楚的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“好儿子，听妈妈的话去吧！”妈妈一边用手把春发搂在怀里，一边说着。

第二天，妈妈就把春发送到地主家当半拉子，从这天起十五岁的春发就干着力所不及的活计，哄孩子、端尿盆、做饭……这个没干完，又叫干那个，一天到晚不分白天夜里总是没个站脚的时候，春发在地主家还不如一条狗，成年也看不到个好眼色！春发总偷偷的往家跑，哭着向妈妈说：“我饿死也不给地主干活去了！”可是，总是叫软心的妈妈劝服了，就这样一直在地主家干了六年。六年不如牛马的生活，在春发的心上刻上了永远也忘不掉的仇恨！日本鬼子一年比一年统治的更厉害更残忍了，到处姦淫烧杀，加上年头旱灾很大，穷人的日子，也就一天比一天更加难过了。麻春发还清楚的记得，那时家里五口人，只有二十斤红高粱米，这点米妈妈一个粒也舍不得吃。每天给弟弟妹妹掺点谷糠、野菜，放上一小把米熬点粥喝，就这样一直吃了两个多月，后来把这点米吃完了，就只好吃谷糠和野菜。弟弟妹妹吃的都拉不下屎来，憋的直叫唤，没办法就用小棍往外掏，不多日子，弟弟妹妹就这样活活的饿死了。妈妈说他们命不好，没有托生到好人家，活着受罪，死了也买不起个棺材，就用破席头捆起来扔到乱死岗子里去了。

永远忘不掉的伤疤

麻春发二十岁的时候，被鬼子抓到西安煤矿当劳工。这里的生活就更不用提了，一頓飯給一个橡子面饅饅，一碗紅高粱米湯，一个个瘦的仅剩下一把骨头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有一天麻春发病的实在不能上工了，向鬼子小队长請假，他不但不給假，反說，你脑袋硬不硬？不硬就得上工！麻春发只好忍着疼痛跟着矿工們一起上工了，还是象往常一样在矿坑里往外推轆轤馬，他因病无力，推到半道轆轤馬子就翻了，日本小队长气冲冲的張嘴就罵“八卡牙路，什么的干活計！”伸手就是几个嘴巴，打的他鼻口流血，还逼着他把車抬上来。你想，一吨多重的轆轤馬子一个人怎能抬上来，麻春发抬了半天，車連动也沒动，这可把鬼子气坏了，举起手里的小鉄錘照着麻春发的脑袋就是一下子，麻春发立刻暈倒在地，鮮血染滿了全身，鬼子指着他說：“中国人大大的有，死了死了的沒关系！”后来幸被矿工們发觉，才把他抬回房子里。

日本鬼子被打倒了，可是麻春发的脑袋上至今还留下一个深深的伤疤。他說：伤疤就是死也忘不了的仇恨。

麻春发在矿里做了十三年劳工，他不仅飽受了人身难以忍受的痛苦，他也亲眼看到了很多人活活的被鬼子折磨死的悲惨情景。冬天只发給劳工一套用更生布碎棉花做的棉衣，很多地方还透亮，露风，在明口里干活的劳工們，誰也不敢停下来，只有这样身上才能保持着一定的热气，才不致被冻死在矿坑里。夏天发一套更生布衣服破的都遮不住丑，五个月发一双胶皮鞋，穿不到一个月就坏了，他們的兩脚磨破了，被石头格出血了，逐漸的磨出一寸多厚的茧子，“我們的

两只脚象牲口蹄子一样！”劳工們都这样說着。以后光着脚踩到什么地方也不怕了，鬼子这招有多毒啊！就这样活活的把人变成这个样子。麻春发最痛心的是，一次鬼子从济南运来三千多劳工，有男的有女的，还有很多小孩，不分男女老少都关在一个房子里，不到一个月三千多人一个也沒剩全部都餓死了。

血債累累的地主、鬼子激起了麻春发极大的憤恨，为弟弟妹妹，为中国同胞报仇雪恨的心，象烈火一样的燃燒着！“仇不报心不甘！”这是麻春发早就下定了的决心。

找到了救命的恩人

麻春发在劳工队里，認識一个关里人叫苗永惠，他經常和大家在一起談天，天长日久都熟悉了，为人老实誠恳都很愿意接近他。有一天老苗把麻春发叫到一旁，偷偷的告訴他：“我們关里有八路軍。”八路軍这个名字老麻还是第一次听說，“八路軍是干什么的？”老麻自然而又惊奇的問道。老苗告訴他說：“八路軍是专门打日本鬼子，解放穷人的！”老麻一听說打日本鬼子心里立刻就亮堂了。他說：

“我从小就受苦受罪，現在日本鬼子压的我們抬不起头来，那怕我当一天八路軍，打死几个日本鬼子也算报了仇！”从这以后，麻春发不管黑天白日心里总是想着八路軍，怎么能逃出火坑找到八路軍，他为这个不知費了多少腦子。

一九四五年春天，他說母亲有病严重，要求請五天假回家看看，找了保就回来了。不知怎么搞的，一下蹀出来七八十人，至今他还摸不清这是怎么回事。他們就这样一起进关到台头营一带找八路軍去了。他們到台头营呆了七八天連个八路軍的影子也沒看到，有些人都說不該相信老苗的話，他

把咱們騙了，一賭氣就都回來了。臨走前，他們為了解決路上的生活費用，買了些大布，當他們走到山海關的時候，都叫警察堵住了，布被沒收了，挨了頓揍，才把他們放出來。

又過了兩天，他們走到青龍縣的于溝鎮，在一個嶺上休息時，看到有三個人穿着青衣服，屁股後邊還別着支槍奔他們走來，老麻提心吊膽的瞅着他們，當走到跟前時首先問道：“老鄉你們從那來？”大伙七言八語的 answering：“從關里來，買了些布都叫日本人給搜去了。”接着有一個人說：“你們看，中國人是不是受欺負呀！”“不受欺負我們還不出來啦”，接着春發問道：“哎你們是那的？”“我們也是關里的！”“你們是不是八路軍哪？”老麻冒冒失失的問道。這時他們三個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不約而同的問道：“你們怎麼知道？”老麻搶着說：我們听老苗講關里人當八路軍的多，我們就是想當八路軍才出來的。這三個人清楚的知道了這是幫窮人——是自己人，于是問道：“八路軍黑夜走路，你們不怕累嗎？”大家都說：我們給鬼子當勞工什麼苦頭沒有吃過！以後這三個人就把他們領到一個小山溝里，於一九四五年六月被正式編入十二軍分區警衛團，他們這伙人編成一個連，老麻被選為班長。從這開始他們就真的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找到了八路軍。從這天起他們才算開始過起了真正平等自由的生活，麻春發象其他伙伴一樣，從心眼里往外有着說不出來的興！

負傷不下火綫

“九三”日本鬼子投降了，麻春發和全國人民一樣見了青天，有着說不出的興。但國民黨不讓人民過好日子，撕毀了停戰協定，在一九四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，住在平泉

的中央鉄打十三軍，开始向我們进行大举的进攻。这天晚上恰好是麻春发这个連担任前卫警戒，又是他这个班担任警戒哨，五六点钟的时候，麻春发出去查哨，听到哨兵張俊惊喊着：“报告班长，国民党上来了！”麻春发一面告訴哨兵注意監視敌人，一面就把情况向連长作了报告。当部队拉出来时，敌人已經接近村边，立刻就展开了緊張的突如其来的战斗。麻春发就在这場战斗中負伤了，敌人子彈打中了他的左腿膝盖上，鮮血染紅了雪地，但他还没有发觉，十点多鐘的时候，連队奉上級的命令撤出戰場，而他还不知道部队已經走了，一个人仍在陣地上坚持着战斗。枪声逐渐少了，可是敌人却摸不清我們的情况，也不知道我們究竟有多少人，在伸手不見掌的夜里又无法进行观察，不多时，麻春发听到地面有刷刷的雪声，越来越近，他知道这是敌人的偵察兵，他就更十分警惕的注視着前方，当敌人快摸到跟前的时候，他坚决而迅速的把这两个家伙干掉了，并得了两支枪。胆怯的敌人，一步也不敢向前移动，只好偷偷的撤走了。

天快要亮了，我們部队到达了指定的地点，連里在查点人数时，发现缺两个人，才知道一个是麻春发，一个是小周，連长立即派偵察員返回寻找，大家都估計他們已經牺牲了；在快鸡叫时，六个偵察員摸到一个小山頂上，四外仔細的看了一下，一点可疑的現象也沒发现，可是他們几个人早已被麻春发盯在眼里，老麻一边警惕的注意着他們的行动，一边悄悄的准备好了手榴彈，决心和他們干一場。六个偵察員小心翼翼的往前爬着，時間一分一分的过去了，天逐漸的放亮了，老麻这时心里想：“这回可該我会会餐啦，六个一个也别想跑掉！”离三十多公尺的时候，老麻惊奇的怀疑起来：“怎么是自己人”，后来才看清是自己連的偵察員，情

不自禁的喊出：“小張，是你們哪！”“老麻！”同志們雖然沒看到人，听声音就知道是麻春发，亲切而高兴的喊着。同志們迅速的給老麻把伤口包扎好，把小周的屍体埋好后，揹着老麻和他繳获的两支枪，返回連队了。

麻春发回到連队后，連长、指導員、同志們就好象重逢分別多年的老战友一样的高兴。老麻在医院休养时，指導員經常去看他，并告訴他因在战斗中机智勇敢負伤不下火线，經上級党委批准立大功一次。另在一九四六年紅花王战斗时，帶領全班消灭敌人重机枪火力网，为我軍一个营全歼敌人一个团起了重大作用，并打死敌人六个，繳获重机枪三挺，步枪六支，全班集体立大功一次，个人立小功一次，并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一場激烈的思想战

一九五二年六月的一個晚上，麻春发正在伙房帮着炊事員准备第二天早晨的飯菜，突然听到营部通訊員喊到：“麻司务长，教导員請你！”老麻又以为有什么战斗任务呢！象往常一样的立刻就到教导員那里。教导員今天显得格外亲切。教导員說：“老麻，国家开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，需要很多干部到地方去工作，根据你的情况，我們……”老麻沒等教导員說完，就已經清楚的理解了首长的心思，“我坚决服从党的决定，革命工作干啥都行！”从此，麻春发就离开了部队，离开了不断教导他的首长，也离开了亲如弟兄的战友，由部队轉到地方，回到了建昌县石佛村老家乡来了。

麻春发虽然愉快的服从了党的决定，愿意回乡参加生产，也認識到了社会主义建設的重大意义，可是在他思想上也引起了强烈的斗争。麻春发的庄稼活并不怎么熟練，回去

不会种地怎么办？老婆走道了回去連个家也沒有，生活又怎么安排？将来是不是还能成个家？使他更伤心的是一个多月以前接到信說老母亲也去世了……等等，这些問題从广州上车直到村里，虽經十多天時間的思想斗争，仍未想出个头緒来。到家时，村里給他找了三間房，他吃了飯便一个人躺在空空洞洞的三間房里，翻来复去的想着。受地主气，挨鬼子打，弟弟妹妹被餓死的悲慘情景就象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又出現在眼前，他也想起了今天穷人能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……他自言自語地喊到：“麻春发呀！麻春发！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呢！党培养教育你七八年，难道就叫这点困难吓倒了嗎？”

教导員常說：“只要我們不向困难低头，困难就会向我們低头，只要我們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冲去，障碍就会給我們让路！”老麻想到了这些，也想到了在前方能三天三夜不吃飯，負伤不下火綫，一个苦字不提，能够坚决服从党的利益，忘掉个人一切，难道我今天离开了部队，离开了首长，就不能自觉的服从党的利益嗎？就不能勇敢的向困难作斗争、战胜困难嗎？

老麻这场激烈的思想战，終于获胜了，从而使他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坚强起来了。

老麻的脸上有了笑容

第二天，麻春发很早就起来了，他一边看着走后家乡的变化，一边瞅着附近地里的庄稼，怎么把地荒到这种地步了呢？草比苗长的都高，秋后拿什么当粮食吃啊！他边走边想着。回来后和老乡詳細的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因为一九五〇年災荒很大，直到現在互助組还没組織起来，很多貧困戶沒粮吃，依靠政府救济，群众生产情緒不高。麻春发心理想，

光靠政府救济是不行的，现在不赶快把地划出来，秋天就别指望打粮，明年的生活还是好不了！这是麻春发回乡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。当困难摆在他面前时，他不仅没有逃避困难，并向困难展开了斗争。

部队为了照顾麻春发同志回乡后安家，按规定给他补助粮两千四百斤，生活补助费、医疗费和立功奖励费等四百八十元钱，麻春发想：“别人都没饭吃，我一个人要这么多粮，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！”按理说这是组织上对他的照顾，也是他自己应该得的，谁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，可是他想到这些心里却感到很不安。于是他就召开了一个一百四十多人参加的贫雇农大会，麻春发在会上说：谁家没粮吃，谁家划不起地，我把复员补助粮和补助金拿出来分给大家渡过难关，接着他讲：地主不救济，富农不救济，有粮有钱的不救济，专救济贫雇农，我当七八年兵就是为了穷人！……会后，经调查有三十九家缺粮户，按每人三十斤计算把补助钱（折成粮）分给了大家。最后，他仅剩下八十元钱和三十斤米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从马玉明家门口过，听到屋里小孩一个劲的哭，他就顺便进屋看了看，才知道两个孩子一天没吃饭了，饿的直叫唤，麻春发看到两个孩子哭的很可怜，就把仅剩下的三十斤米，又给他们二十斤，而他自己仅剩下十斤米了，可是他并没有考虑到这些。

麻春发这种舍己为人的行为受到了当地贫困农民的称赞，但也使他想到：我这点粮，这几个钱能够解决多大问题呀？就是我一粒米不吃，一分钱也不留都分给大家，过些日子又怎么办呢？这也不是长远之计呀！他突然想起本村先后从部队回来四个复员军人，他贪着黑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找到自己家里，老麻首先向他们介绍了村里的情况，接着他和四

个战友商量說：目前群众生活有困难，我們不能瞪着眼睛不管，再說，我們的生活也不能比群众特殊，要有福同享，有禍同擋，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行。他向战友們要求說：每人拿出三百斤粮食，暂时先救济一下，让群众把地剗出来，秋后我还給你們！几个战友一听馬上应称，并說：你把补助粮全救济了老百姓，难道我們拿出三百斤还不行嗎！就这样村里的贫困农民都得到了救济，鼓舞了生产情緒，群众立刻就投入了緊張的生产，不多几天地里的草就被鋤光了，整齐而旺盛的青苗一棵棵的露出来了，老麻也随着农民的愉快心情，在他那窄窄的面龐上現出了无限喜悅的笑容。

第一个互助組的誕生

在麻春发家开的复員軍人会，半夜多了还没散，麻春发启发大家說：我們都是經過党多年培养教育的好战士，在生产战錢上也要起模范带头作用，村里到如今合作社不但沒組織起来，連个互助組也沒有，我們几个人不仅要向群众宣傳合作化的好处，还要給群众做出个样子看看才行，接着他提議：“咱們五个人成立个互助組，不知大家同意不同意？”同志們认为老麻說的很对，就一致同意这个意見并选他当互助組长。老麻从这个晚上起，就当上了五个人組織起来的互助組长。“你們选我当組长可得听我的指揮！”老麻开玩笑的說着，同志們也都表示說：“你放心吧！保証給你当个好組員！”接着麻春发还象在部队里一样下达了战斗命令：“明天早八点到供销社，一个人安一把新鋤头，完了就下地干活。”石佛村的互助組，就这样的誕生了，同志們都很疲倦，可是他們的精神却都很愉快。

老麻組織互助組帮助农民剗地的事傳遍了全村，也很快

的傳到了县里，第三天的时候，建昌县民政科王科长和王区长亲自下来找他們开会。王科长首先表揚他們这种保持荣誉热爱劳动的精神，同时也指出了他們这种互助方法的缺点，他說：“村子这么大，地这么多，不把群众发动起来，累死你們几个人也干不过来呀！”老麻寻思寻思也对，于是，他們当时就按自然村分为两个組，麻春发等三个人在石佛村，后来又吸收五家貧农户，从此，互助組又增加了新的力量。

秋收的时候，他們的亩产比单干戶多打一百一十斤，一九五三年这个互助組由八戶发展到十五戶，由八十亩地增加到二百亩地，麻春发仍被选为互助組組长，每亩产量二百九十六斤，比一九五二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九点八，因此，一九五三年光荣的出席了县、省劳动模范大会，受到了政府的奖励。

合作化是条康庄大道

一九五四年麻春发领导的互助組比一九五三年又增加五戶，同时，也随着全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而成为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了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来到时，他不分昼夜积极地向农民宣傳党的总路綫，当时有些农民认为合作社就是归大堆，怕搞不好，怕吃亏等顾虑很多，麻春发为了使农民認識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，經常帮助农民算細賬，从而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，資本主义思想受到了严重打击，全村五十多戶农民都很快的参加了合作社。

合作社剛剛組織起来，富农富安卿就拉拢李宗灵、王量等社員，并对他們說：“你們給我干活，比入社不强多了。”企图破坏合作社，后来，王量的思想就有些动搖了，一直发展到公开要求退社，对社員的思想引起了很大的不安。在拔苗的时

候，富农与个别富裕中农，又以一天一元錢的高价雇用小工，有些妇女提出不愿在社里干活，要求卖小工賺几个零錢花，麻主任耐心的解釋，要她們好好的在社里干活，誰知这一片好心却遭到了馬延明老婆的反对，并用土块把麻主任脑袋打破，他立刻就暈倒在地，后来經過了解她是受富农李延太老婆的拉拢。社員知道这件事以后非常气愤，在社員大会上向这些坏分子进行了尖銳的斗争，他們在群众面前低了头認了罪。通过这次斗争就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陣地，在生产 and 思想战綫上又取得了一个偉大的胜利，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。由于全体社員的努力，一九五五年平均亩产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五十一斤二两，卖给国家余粮十萬斤。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級社时，把三个行政村九个初級社并为一个高級社，他又被光荣的选为民主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，虽遭到两个多月的大旱，民主社不仅沒有减产，每亩产量仍比一九五六年增产百分之五点九，除应交公粮外，比头一年又多卖给国家十萬零一千斤余粮，一九五七年除交七十萬零五千斤公粮外，又卖给国家二萬零二千斤余粮。一九五八年由原来柳条沟、保道沟、大白丈子三个乡并为一个石佛乡，麻春发又被选为东风社主任，現在全社有六百七十三戶，九千八百七十七人，兩萬零六十亩土地，有牲畜一千二百七十七头，羊二千三百只，猪三萬六千八百四十二口，除此还有磚瓦窑、魚池等，爭取一九五八年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三倍，全社达到中农水平，要把合作社变成真正富足的革命大家庭。

四年来，农村的合作化运动，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不断的巩固和发展。几年来，麻春发领导的合作社一直保持着全县最高的丰产纪录。农民由个体走上集体，农民的生活也随着合作化和祖国經濟建設的发展而不断提高，現在余粮戶

占百分之七十，基本上消灭了缺粮户。进粮村变成了余粮村。

六年来，麻春发始终如一的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，为了党的事业，为了人民的利益兢兢业业的工作着，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，一九五四年被选为建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，热河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并荣获省甲等复员转业军人模范和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。一九五六年被选为出席全国烈军属、荣复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代表，光荣的见到了我们敬爱的毛主席，一九五八年又被光荣的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并出席了省八月份召开的烈军属、复员、转业、退伍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。

穷山变成花果山

石佛乡是个有名的穷乡，这一带全是山坡子地，只有两寸厚的砂土，连一块平坦的黑土地也找不着，这里的山是光秃秃的，连一棵树也不长，山上被雨水冲的有几百条大大小小的鸡爪子沟，一下雨，这些大沟小沟就被雨水灌得满满的，雨一停，沟里的水立刻就沉下地里，当地里需要水的时候，没有；不需要水的时候，连苗都给你冲走。旧社会农民在这块地上不知掉了多少伤心的眼泪，瞪着眼睛没办法。因此，这一带农民很早就流传说：“填不满的石灰窑，富不了的柳条沟，贫困的石佛永远不能摆脱。”石佛乡的农民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向自然展开了斗争，全乡填沟背七百二十座，排旱河三条，挖防沟、修河坝等六千三百多丈，不仅避免了山区的水土流失，并把混水变成了清水，把害水变成了盆水，保证了连年的生产大丰收。

几年来，麻春发积极的响应了党的号召，带领群众在几百年光秃秃的穷山上栽培了苹果树、梨树十七万多棵，桑树十